



左耳终结

饶雪漫

饶雪漫的
青春疼痛

译林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左耳: 全2册 / 饶雪漫著. — 南京: 译林出版社, 2014.3
(饶雪漫的青春疼痛)

ISBN 978-7-5447-3026-6

I. ①左… II. ①饶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3) 第297546号

书 名	饶雪漫的青春疼痛: 左耳终结
作 者	饶雪漫
责任编辑	陆元昶
特约编辑	连若琳
出版发行	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
出版社地址	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, 邮编: 210009
电子邮箱	yilin@yilin.com
出版社网址	http://www.yilin.com
印 刷	北京玥实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	787×1040毫米 1/32
印 张	9.5
字 数	140千字
版 次	2014年3月第1版 2014年3月第1次印刷
标准书号	ISBN 978-7-5447-3026-6
定 价	288.00元 (共12册)

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

左耳终结

饶雪漫

饶雪漫的

青春疼痛

译林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左耳：全2册 / 饶雪漫著. — 南京：译林出版社，2014.3
（饶雪漫的青春疼痛）

ISBN 978-7-5447-3026-6

I. ①左… II. ①饶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（2013）第297546号

书 名 饶雪漫的青春疼痛：左耳终结
作 者 饶雪漫
责任编辑 陆元昶
特约编辑 连若琳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译林出版社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，邮编：210009
电子邮箱 yilin@yilin.com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yilin.com>
印 刷 北京玥实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787×1040毫米 1/32
印 张 9.5
字 数 140千字
版 次 2014年3月第1版 2014年3月第1次印刷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447-3026-6
定 价 288.00元（共12册）

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

甜言蜜语, 说给左耳听。

Sweet talk is ready for the left ear.

· 一个有点长的序 ·

亲爱的

微笑, 眼泪

一朵花, 一粒沙

一串暗红色的冰糖葫芦

坚持不哭的维尼小熊

写在玻璃上的誓言

我疼过的心尖

皆是我们爱过的证据

——选自木子耳的博客《左耳说爱我》

很多天过去了,我都不知道该如何称呼他。

很多时候,我习惯说:“噢。”他就笑起来,不过他笑完就算了,从不强求我,或者是给我一些建议什么的。老实说,这实在是一场有些奇特的恋爱,我猜想这主要是因为它从一开始就以一种非常奇特的姿势进入,所以发展起来就不得不有些非同寻常。起初的兴奋过后,我们都显得有些小心翼翼,彼此心照不宣的是,都不想过早地让别人知道这一切。所以我们见面的次数并不多,就算见面,也搞得像“地下党”般:在街上一前一后地走,半夜十二点坐在寒冷的屋顶上相对傻笑,每天发一些相同的毫无创意的短消息,诸如:“饭否?天气不错呵”等等等等。就这样,时间像上了超速的发条般,寒假过完,新学期到了。

离开家的前一天,我决定去一个地方。不过我没有告诉他,而是独自前往。通往南山的路在修,路况非常糟糕,公车只能开到一半,也没有出租车愿意去。我走了很长时间的才

到达那里，球鞋上沾了许多难看的泥，这让我的每一步都显得有些沉重。她墓前的青草比我想象中的茂盛，我并没有给她带任何东西，鲜花或是别的礼物。我只把我自己带来，希望她能看到我，感受到我。

我在墓碑前坐下来，看着她照片上的眼睛。她在微笑，眼睛里有一种清澈的责备，我心里的慌张忽然像剑一样突兀、高昂。就在这时候，身后传来我熟悉的呼吸，我回转头看到他正似笑非笑地看着我，这双重的刺激让我差不多跳了起来。

他迅速搂我入怀，说：“你应该叫上我。”

我莫名地尴尬，试图挣脱他，可他搂得更紧。

“让她看见！”他说，“让她看见，这没有什么不好。她会为我们高兴的。”

“不要！”我叫起来，“不要，张漾，不要！”

我的激烈好像吓到了他，他终于放开了我。我跑得远远的，在一棵树的旁边蹲下来，背对着吧啦的墓。我不知道应该说什么，也不知道应该做什么，总之一句话，我不知道如何是好。

他跟着我过来，蹲在我的对面，他抬起我的下巴，用力地捏着它，迫使我看着他的眼睛，然后他用低哑的声音问我说：“为什么呢，你为什么要这么想呢？告诉我！”

我的眼泪不可控制地掉下来。他的唇贴近我冰凉的脸

颊，温柔地辗转，吸干了它们。然后，他在我右耳边叹息说：“小耳朵，我的心里一直不好受，你知道吗？”

“嗯。”我说。

“我知道你是知道的。”他像在说绕口令，“你也应该知道，我是知道你的。”

我拼命地点头。他再度紧紧地抱着我，像发誓一样：“你放心，我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，不然，就让我不得好死！”

他居然在墓地里说这样的话，我的心一下子就软了，慌里慌张地伸出手去堵他的嘴。他捏住我的手，放在他的胸前，问我：“明天你就要去上海了，会想我吗？”

“不会。”我说。老天作证，其实我是想说“会”的，但不知道为什么吐出来就变成了这两个字。

他呵呵笑：“我是白问，你是白答。”然后他放开我，点燃一根烟。看着远方的天空，像下了重大决定似的说道，“以后，我不再叫你小耳朵了，好吗？”

“那你叫什么？”我好奇地问。

“老婆。”他调过头来看我，脸上带着捉弄完我后得意的笑。

我气得想要踢他，他灵活地躲开了。我再次跑到吧啦的墓前，轻声对吧啦说：“你看到没有，他整天就这样欺负我。”我被自己略带矫情的声音吓了一跳，或许这就是真正的爱情吧，它会把你折磨得不像你自己。吧啦还是不说话，她还是那样微

笑着，眼神里带着清澈的责备。

噢，天，我不知道她到底在责备谁。

“我们走吧。”他在我身后说，“很奇怪，我每次来这里都会变天，到公交车站要走好长时间，要是下雨了，你会感冒的。”

我跟着张漾走，却忍不住一步三回头，噢，吧啦，你到底有什么意愿呢？

张漾伸出手来，把我的头扭过去。然后他说：“小姑娘，我们朝前走。”

我在心里有些委屈地想，我还是喜欢他叫我小耳朵。但我知道，他要朝前走，然后忘掉一些东西。当然，他也没有什么错，我们都应该朝前走，像我喜欢的一句话：记住该记住的，忘记该忘记的，改变能改变的，接受不能改变的。不是吗？

因为还要收拾行李，那天我们并没有在一起多待一会儿。我回到家里，发现尤他坐在沙发上，正在看电视。自大年三十过后，我还是第一次见到他。他把头发剪短了，看上去不再那么傻乎乎的。见我进了门，他大惊小怪地喊起来：“呀，你的鞋上怎么有那么多泥？”

我换上拖鞋说：“不小心踩的。”

他走过来，弯下腰拎起我的鞋，一直把它们拎到阳台上去，在拖把池那里用力地拍打、冲洗。我端了一杯热水，靠在阳台的玻璃门边默默地看着他。想起十二岁的那一年，我们去

郊游回来，他也是这样替我洗过鞋子，爸爸妈妈都夸他能干，他一直是这么一个能干的固执的好小孩。

“我爸妈呢？”我问他。

“去我家打牌了。”他说，“我来拿我的手机，明天要开学了。”

对，他的手机一直在我这里。

我回到自己房间，把他的手机拿出来，他已经把我的鞋洗好，放在晒台上。我把手机递给他，他碰过冷水的手冰冰凉的，我迅速把手缩回来，跟他说“谢谢”。

他说：“昨天我在书店看到你了。”

“哦？”

“我还看到张漾了，在另一个柜台。”

“哦。”

“许弋他爸爸官复原职了，你知道吗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我维持着我的耐心。

“明天我去火车站送你吧，反正我是晚上的火车。”

“不用了，时间太早了，”我说，“而且爸爸会送我的。”

“那好吧。”尤他把手机拿到耳边，做了一个打电话的动作说，“有事给我打电话。”

我点点头。

他终于转身要走，就在他走到门口的时候，我的手机忽然响了起来，我低头一看，是张漾。我没接，手机铃声是周杰

伦的《发如雪》，周杰伦一直在唱，当他唱到“狼牙月，伊人憔悴……”的时候，尤他拉开门，走掉了。

我这才接了电话。

张漾说：“小姑娘，我忽然很想你。”

我说：“嗯。”

他说：“我们要分开，我舍不得。”

我有些握不住电话了，这要命的甜言蜜语，我真想为此粉身碎骨。

“我就在你家楼下。”他说。

“等我。”我挂了电话飞奔下楼。跑到一楼的时候，我看到尤他，他转过身惊奇地问我：“李珥，你急急慌慌的要去干吗？”

我停在楼梯上，握着我的手机，对着他傻笑。

“你没事吧？”他说。

“没事没事。”我说，“我去超市买点东西，你快回去吧。”

“要我陪吗？”他问。

“不要，不要！”我把手机拼命地摇起来。

谢谢老天，他没有坚持，而是跟我挥手再见。

我确定尤他走远了，这才走出楼道。张漾从一棵大树后闪了出来，天还没有黑，还是黄昏。冬天黄昏的阳光照着他的脸，像镶了一道暗暗的金边。我们就这样站着，他看着我，我看着

他。终于，我笑了，他也笑了。

我问他：“要到我家坐坐吗？”

“不太好吧。”他说。

“我爸妈都不在家。”

“那就更不好了吧。”他说。

我为他的歪心思涨红了脸，他却更乐了。

“明天我去车站送你。”他说。

“好。”我说。

“我想抱抱你。”他说，“可是这里人来人往的。”

我伸出手，他迟疑了一下，不过很快就握住了它。我拖着他往前走，命令似的说：“陪我去一个地方！”

“去哪里？”他说，“郊外不去，今晚降温，我怕你会感冒。”

“去了就知道了。”我说。

“呵呵。”他笑起来，“你这样拉着我，不怕被人看见吗？”

我松开了他的手，走到他的前面去。还好，他一直好脾气地跟着我。

我把张漾带到“算了”。这是一个我们一直回避的地方，我在心里为自己的勇敢鼓掌，我终于敢面对一些东西，不是吗？我必须要知道一些事实，而今眼下，我必须要是他最最重

要的人。

“算了”还是那个样子，好像一点儿没有变，只是人烟稀少。很久以前我曾经在这里，为了一个自己喜欢的男生，被人打得头破血流，一个女孩像老鹰护小鸡一样地把我搂在怀里。我闻到她身上的香味，带着对爱情的忠贞感甜蜜地昏过去。时光像被剪碎了的碎片在瞬间重新被粘贴，我看到过去，看到我年少而不顾一切的十七岁，心里有点不可思议的闷。那时候的我，无论如何也想不到，自己会爱上别的人。

张漾拉了我一把，我们面对面坐到角落里。我的小肚鸡肠也许已经被他识破，但他什么也不说，于是我的脸就又红了。

他笑着，伸出一根手指，爱怜地碰了碰我的脸。

我的脸就更红了，傻不啦叽地说：“我很怕，我没有你想象中那么好。”

“我也是。”他说。

“还有，我很怕受伤。”

“我也是。”

“我常常没有安全感。”

“我也是。”

“……我爱过一个人，不是你。”

“……我也是。”

“你不想知道是谁吗？”